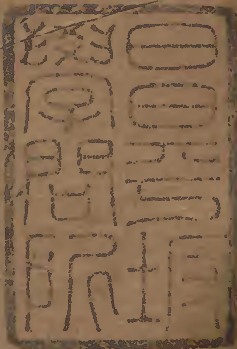


雙塵譚



			漢書門
	九	〇	
	一	〇	
	〇	〇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05
冊數	4 (2)
函號	308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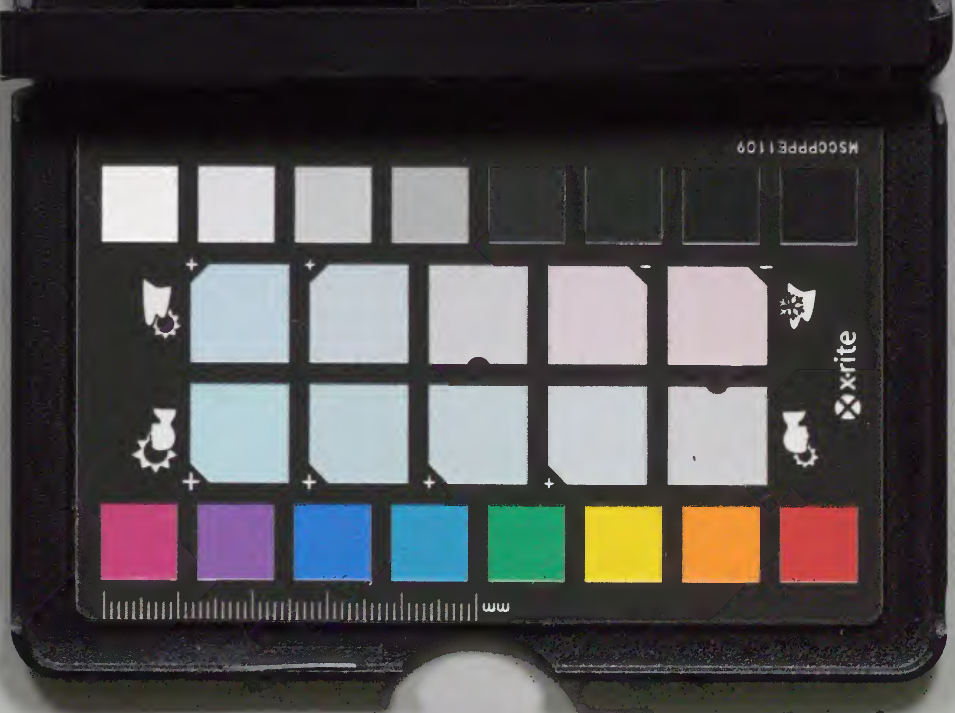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雙慶談目錄卷二

靈姑

芸田脚

靈姑

淨姑履

夢山看雲

笑筵軒

反雪賦

練貞吉日記

市買東西

佟符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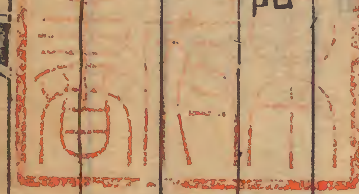
南昌某屠

衡水人命

寫意

彈琴對花

禽獸通呼



說儲奇疾

棘園題詩

彈琴歌

塲外舉人

殺奸飼猪

偕賣妻母

哥字異稱

朱文公城南詩

東坡笠屐圖

徐存齋

沈補蘿

左東井

萬枚卜

嘲醫

耳卜聞鼓

清泉鬼告狀

肥典史

吳宗伯

述魯亮儕軼事

吳鶴齡

孫節婦

芙蓉劍

臺閣梅

文昌閣

煙石嶺

獨臥

補

朱德甫往生天上解

計四十三則

雙塵談卷二

宛涇蟄夫胡承譜韵仲甫纂述
同里兼人朱慶涓青川甫評訂

碑灾

德政有碑。去思有碑。示不忘也。今之樹碑者。信何德政之及民。使民去而思之哉。然于其去也。則胥吏之受恩者。往往勾通紳士。一。二糾眾。斂錢以樹碑。久而習之。遂成陋規。廬。今邑也。歷仕國朝以來。閱數十令耳。一令一碑。遂有數十碑。矗立縣

門鼓樓下庚寅秋仲演戲縣門前觀者如堵戲半臺令
出拜客前驅辟人人羣趨碑下擠碑起令過人遽退碑
隨以倒壓傷五人有賣油者脛骨俱折而死同賣油者
先一日至縣南門店內告主人身骨作疼思懈怠息一日
再行主人答以縣前有戲故往觀而卒以殞或告余曰
是爲吾邑某令碑生旣無德于民沒且有害于民人之
無良一至此已余應之曰是則然矣要非某令之罪也
盍以此戒後之歛錢立碑者乎

雹異

龍不常見偶一見則冰雹隨之歲庚寅龍見廬江城內
由南門蜿蜒學宮魁樓損一角雹如雨下大者如鷲卵
出東門拔起大槐樹一株置真武觀前長三丈許圍大
可五抱連根出土城內有夏姓祠堂高閣其制鄉之人
來城假館必于是適貢生徐某家以子納婦開筵遣長
子某迎婦翁劉某于夏祠劉方與夏圍棋于時烏雲四
合羣焉避雨須臾龍過直提祠堂于半空中捺下梁柱
皆覆三人者並在祠內羣謂皆死徐某筵未終聞信倉
皇糾人夫數十撥開瓦石見一梁架空攔任劉某夏某

適當空處得不死。其子正壓梁脚下。起出昇至家中。大
長釘二。一貫顛門。一貫兩耳間。見親人。兩目鼻孔血噴
而死。慘如之何耶。劉夏同歷不同死。非信有命存乎其
間耶。

芸田脚

夏五雨過芸事方亟。老妻邀余門外。觀芸田子扶杖水
秧間。步履參差。笑相戲曰。得毋似病人足否。余應之曰。
不如也。曰。何不如之。有余曰。君知夏畦之苦。不轉眼而
有秋成之樂乎。如君言。余病其將瘳也。已爰綴數韻而

紀以詩

繞屋疇盈綠。過雨山半紫。草長妨沒脛。泥深艱舉趾。兩
兩復三三。辛苦芸田子。老妻招余觀。開門一望是。蹒跚
得石欹。予隨風靡。噫嘻甚矣。憊將毋病足。似逡巡。謝
不如高踪。那能企。掀髯吟小詩。三復非無理。卿試啟予
足。我爲提其耳。莫嘆夏畦病。可已躑躅看幾時。
轉盼秋成美。高秋八九月。中田頌京坻。阡陌互馳逐。隰
畛競奔駛。請看一足夔。慵臥方未起。若信如卿言。余病
其瘳矣。載賦芸田脚。大家笑莞爾。

靈姑

靈姑者不知何神亦不知何術村俗相沿遍地而然大抵愚婦人爭效之以互相愚焉其法能于腹中自鳴作人言語能請揖亡魂居伊腹中又能學亡魂語呼其家人小名字與談閨闈中瑣事能不相柄鑿以故愚夫婦莫不聽而信之則或疑之曰此婦人之籍以乞食者耳其何亡魂之能召則或辨之曰是則然矣然當其腹鳴作亡魂語時人環而視之又見張口閉談噴煙啜茗無或稍輟則何也或曰此楊柳神之類也術士家有取楊

柳刻小人破指血淋之書某鬼姓名其上或與人推算則其鬼附耳密語此其類與或又曰此古方士之遺也攷楊妃外傳諸方士爲三郎召太真魂有上窮碧落下極黃泉者此愚婦人何能解是與諸如所云蓋皆未之有合也然以余耳目所聞見者亦有異焉一聞有婦人召其亡夫者其亡夫在世積惡多端沒未逾年婦人請靈姑召之至則哭而告其婦曰某作孽重大今日夜受比城隍臺下荼毒萬狀婦請修齋禳之則又泣曰此重我罪無益不如此宣示世人較可一聞有再醮婦人

召其前夫者。其前夫遺金頗多。婦欲得之。以回後夫寵。則請靈姑召之。至則哭而罵其婦曰。某金固有。但爾既身在此。尚思分以與誰耶。恨不絕聲而去。噫。若此二者。靈姑之神。不且信而有徵也。與特筆之以俟後之嗜奇者論定焉。

淨如娘

金陵上元學左尊經閣。右貢院。左高曠。右深邃。曩係狐藪。每逢大比年。肅清貢院。狐羣避學舍。庚子春元峰莅任。初至不勝其黽。所參鷄鵠。每被攫去。家人謀押捕之。

元峰曰。聞此物素有仙名。當先理論之。翌日具衣冠。往後園對尊經閣一揖。祝之曰。仙翁聽吾一言。爾仙翁豈效穿窬行。昨攫取鷄鵠者。必爾僕從。廣文冷署。時桀無多。豈能贖伊貪腹。今與仙翁約。除祭祀刑牲外。凡一切宴客自宴。宰割鷄鵠。必先瀝血。後園竹林間。以享爾。其戒爾僕從。毋再攫焉。又衙廡房隘。家人實繁。襍處不宜。尊經閣高曠。可容其徙族。以行毋再延緩焉。于時兒輩讀書東廡間。夜二鼓餘。次兒先聯讀方倦。側臥床上。見一老婦人。年可四五十歲。倚坐蓆間。指揮一童子。年可

十五六歲疾檢行裝告次兒曰我淨姑娘也宅此歷有年所以君尊人命將徙居焉先聯詢以秋闈有名曰君兄弟皆藥珠宮中人君獲雋當在兄後今科時尙未至不爾欺也其後言皆驗自是終元峰之任無有擾于宅攫一鷄者矣狐之爲仙其信然哉

夢山看雲

徽寧房宅面山而居以故開門見山者所在多有方山書屋鼓篋堂門對九峰山百花尖諸處右蕉雨軒五間南北闢窗半舫水亭三間爲童時藏修息游之所鼓篋

堂門雖設而常關非宴會不至足跡旣稀寓日亦罕辛丑官上元時于夏四月夜夢遊山看雲憶曾有詩云夜半好遊山乃與元龍俱餘子忘名姓侗儻皆吾徒春衫良自便筇竹不須扶捫蘿探山腹飛磴憇山隅吾心渺以曠陡覺萬緣無對面起鬢鬚有如釜氣鋪一片復一片一吸還一呼聳身欲就之細雨濕模糊道是白雲窟雲深不可徂長笈謂元龍司訓陳璲仙境信非誣蠅頭與蝸角視此仙凡殊急須作美酒泥醉狎飛鳥曉來著裳衣猶疑霧沾濡珥筆記餘歡奇峰罩庭梧同人贊以爲奇

輾轉尋思終莫之解。越于寅乞假回里。僑居鼓篋堂。每晨起開門對山而立。晴雲陰霧時時觸目。真有如釜吹氣者然。恍然于辛丑四月之夢。迺是歸山看雲之先兆。第未識何日雙足能健。得于春秋佳日同人追逐于蒼蒼翠翠間也。山神有靈其許我否。

笑笑軒

笑笑軒溪頭胡子元輝自名其讀書齋云。元輝兄字乾九。為人落拓不羈。有古狂士病性。耽麴蘖。作文以酒自隨。每構思窒礙時。連酌數觥。文機汨汨乎其來。記少時

聯會方山別墅。午後必向主人索飲。主人或故窘以無酒。遲至燈後。澁不成篇。久之以大觥進。神飛色舞。得意疾書。如有神助。既脫藁。同人傳觀。覺醉後半幅奇警。較勝前半。試之他日。無不皆然。問之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洵異事也。夫斗酒百篇。唐有李白。飲中八仙。曾歌其事。顧聞李謫仙之以酒為詩矣。未聞何仙之以酒為文也。若乾九兄者。不幾仙乎。仙于詩者。猶許稱臣。天子前。仙于文者。竟資志諸生。以沒乾九兄于宗室。良學使者。按臨歲試。優取涇學第一名。正在詳補。旋丁外艱。并一

廩膳之不能為焉。豐于文而嗇于遇。可悲也。夫乾九時
文直逼陳臨川前輩。文五百首。藏家待梓。時文而外。詩
賦雜作。每多名篇。得之酒亦失之酒。不可復收。有自註
反雪賦一篇。余少年所服膺。附錄于後。以誌吉光片羽。
又以見余非阿好云。

○反雪賦

陶批俱照乾九
兄自注原本

天下人情之冷暖。奚啻錦雪之懸殊。抑古今人之命意。
天孰能異道而同塗。通賦大旨。全從人情冷暖處。白眼
看出。所以反古人處。原不重在古
人。用地步各異。元宜應律。白雪紛紜。一望平原。篩風漏
鼓。命意不同。

日。即非袖短。能無寒慄。此言冬令雪降。不論
袖長袖短。都是寒極。吾聞之曰。
陰陽之用事。猶君子之于小人。陽生不燥。陰毒無親。妙
故以純陰之得時。得令愁雪上騰。巖冰下凝。風從申鳴。
寒氣所凌。初鼓之而米粒後舞之。而花分漸。瀝有聲。續
紛成形。斯時也。即有微陽。難勝純陰。勢之所積。幾于不
分。陰晴日光寒。而赤烏有恨。月色苦而玉兔無情。又何
况天地間。飛潛動植之類。見見聞聞。承上冷煖。分出陰
陽。從純陰看大雪。
從大雪看微晴。點水滴凍。可云冷極。而冷中見暖者。有
之。如梁園有酒。迎賓者類也。雖曰冷煖。却重冷邊。已啟
下文反右。嘆六出之非雨。粟兮豈其秀色。可餐。眾反賞
之端矣。

以美號兮。日玉樹之花。攢此反古人以玉比雪。及玉樹花攢之句。余恨無衣褐以送冷兮。而彼獨有味乎。迎寒借日盈尺呈瑞于豐年兮。予實無郭外之田也。倘表丈為陰盛之徵兮。羌得意而盡情。極妍反惠連賦盈丈二句。室人指而謫予。曰是啼號者君之兒女亦非言之而全無理性。固無言以覆汝。彼攜佳人以入羅幃兮。豈獨循理義以相與此夫妻之情。亦有冷煖指字妙。案下兒女看來。伊言亦自有理。只得啞口不答。透徹情理之至。此反惠連攜佳人句。茲雪之淡淡兮。偏與寒士之家風相習。吾愛吾廬兮。上有先人之敝笠。高談轉清人。不識捉虱未已。卿且立

笑傲梁園之賓友兮。豈真信爾飽德此言賓友之情。亦入情入理得妙。此反自寫其風致。又不情。有冷煖上言室人。不理得妙。此反惠連賦梁王賓友一段。爾其鎔紅鑪于一點。伴甘若于三冬。曾入君子之室。而煌燃膏之功。倘一折而入于穢。則失素而守不終。亦如小人斯濫之窮。而彼美不潔之蒙此反謝賦素。因遇立意。抑且聯翩玉砌。放蕩雲髻。賽蛾眉之淡掃。却秋波之回睇。若粉蝶之故。故近人。撒梅花之片片。空際豈可因染而致污。亦宜貞潔之勿替反謝賦汚。隨染成意。嗟乎。哉夏之日。渺難亡冬之夜。倍斷腸寒鷄鳴兮。不已。小胆怯兮。空房。反復衾枕兮。一擲。再四

予美兮九傷。索性說入冷處嗟嘆出之。慨人世固有冷
 暖而天地豈無炎涼。又從人情冷暖看出天地炎涼。怨
 年華之易暮。知聰明非福。囊也歌黃竹以寫哀。羌重任
 之在旁也。偏又不落。作是惟無憂而無慮。其樂無疆矣。
 乎。落矣乃悟通賦命意。何以言之。四字。歡娛並無關陰
 陽之宜。人事有以奪造化之奇。羔羊之皮乎。樂。三足
 之鑄乎。樂。忽然醉而迷乎。樂。而雪深不知其霏乎。樂
 恍若六出。且中饋妙酒食之宜。夜情極琴瑟之怡。妙醉
 之花煖。甚且中饋妙酒食之宜。夜情極琴瑟之怡。妙醉
 意于重帷乎。樂。迭相解于衣乎。樂。夢覺已不知何

時乎而。哉。猶曰遲而遲。而門以外。罪而罪。上言不知
 明知大雪。故述男女相告。主人愛客。有客排扉。手之舞
 之。辭如此。有何室人之謫。主人愛客。有客排扉。手之舞
 之。而揮乎。而哉。莫子違乎。而不醉。無歸乎。而曰。雪未稀
 乎。恍惚梁園。乃思潤屋。而勿棄基。一呼而土工木工
 石工齊乎。而哉。左挈而右提乎。而哉。洵惠足使人乎。而
 不祁寒之之咨乎。而非項先人之做筭煖甚。四股拆
 尤妙。段段與前半篇。曾幾何時。熏鑪暖閣。逆旅依依。如
 相應。而音節迥變。昨或歌或罵。主人忽忽不樂。所厭者。干人之諾諾。不如
 一士之謬謬。已矣哉。梁王友兔園酒。俱歸無有知。否知

否。乃反古人而為白雪之歌。歌曰：陰之盛兮陽之靡，雪紛披兮因風起，雨為母兮水為子。古佳人兮今誰是，反之不已。又歌曰：空是色兮色是空，紅鑪旨酒一般同。常將陽春語，白雪幾多柳絮誤。隨風前歌括起首陰陽反謝賦陽春之傷，見人當立品。柳絮因風起，謝女道韞比雪佳句，中着一誤字，便見自己命意處。言之不足，嗟嘆終之。亂曰：寒不凋者松與栢，守不易者竹與石。元陰凝白，雪之積；太陽輝白，雪之厄。如圭如璧，為形役而未銷；先染言之情，而唯名與節之不易乎。而看余眼之白乎。而還他而字調與中四章遙應作收亦是創體。創而妙。要知余眼之白句在天下人情

令暖句上方可與看此賦方不死死反

練貞吉日記

練貞吉日記云：聞有明季鉅公，感志一姬。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即以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遊虎邱，其為衣去領而潤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遵時制也；潤袖者，吾習于舊服久，聊以為便耳。士謬為改容，曰：公真所謂百年領袖矣。歸德侯方域曰：以二謔語觀之，是鉅公碑傳之所未盡者，而賴以

表微也。日記詠諧。豈必無關名教耶。

市賣東西

思陵在游藝堂。一日忽命中官問詞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猝無以對。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勿與者。此不待交易。故言買東西。中官以其言入奏。上善之。此非所云想當然語耶。顧亦言之強詞奪理者與。

佟符中元

佟符。山東兗州府生員。庚寅歲赴省鄉試。行至中途。遇

一婦人攜兒子。哭甚哀。問故。婦人曰。吾子也。因歲歉。負債多端。夫命以此償債。母子分離。在俄頃。故哀爾。佟問償債若干。婦云。長錢六七千。佟檢囊中。貲斧盡。與之曰。此吾上省考費也。今且贈爾。以完骨肉。婦拜謝。攜兒回。夫驚問故。婦告以途遇好人贈金。此兒可不須賣。夫泣問如此好人。是何姓名。婦自悔倉卒昏亂。忘問姓氏。祇記得是上省應攷相公。夫曰。若然。尚好尋覓。聞鄉試相公中秋畢場。都當還家。我與若俟彼時。途中守候之。當可識認也。屆期夫婦同往。遙見佟符跨蹇驢。得得而來。

夫婦趨伏道側。邀歸茅舍。執禮甚恭。夜闌引入寢室。啟門直入中堂。繫供神像紗帽紅袍。員領角帶白鬚垂腮。俛審視良久。驚問何神。夫曰。吾祖也。仕前朝為顯官。傳迄于今。僅存愚父子兩口。若非恩公盛德。賣去兒子。則奉祀絕矣。公德逾覆。載何以言。報佟聞言。色動神飛。瞿然驚又孜孜。以喜曰。果若所言。則令祖報我為不薄矣。我何福以當之耶。蓋佟符者。兗州寒儒。硯田糊口。大比之歲。籍親友伙助。不滿十金。中途過賣子者。一念不忍。盡以贈之。乃踉蹌抵省。東食西宿。悉假同儕。拮据

進場。漏下一鼓。方假寐。忽夢有紗帽紅袍者。呼告之曰。今科闈題須宋魯分股。方可掄元。醒而題紙。下首題孔子于鄉黨五字。佟如夢中言。用宋魯分股。文思滔滔。若有神助。三場既竣。躊躇滿志。自揣必售。歸途遇賣子者。邀之留宿。抵衰所見神像。則即夢中告以題義者也。故不覺大驚。而繼以大喜也。逾月發榜。果中山東解元。君子曰。佟子之獲報也。宜哉。然何其速也。或曰。贈人未滿十金。而報之以元母。乃已過乎。君子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濟人之急。忘已之困。豈爭多寡哉。且不計其報

而報隨之。豈論遲速哉。嗚呼。如佟子者。可以風矣。

朱兼人曰。叙法變化一結。淡宕疎古。六一居士替身。

南昌某屠

江西南昌府某屠。操刀省城。會城中有結香伴朝南海者。屠尚附伴。眾以其所業不潔。咸擯斥之。屠強從之。晨尖暮宿。僉不與俱。屠一人無聊。既就寢。忽自忖曰。朝南海善行也。我因業不善。故眾棄我。記來時匆匆。將業屠家伙。捆放池內。設有人履之。而傷不重。余罪乎。不如回城取刀。再行。未晚。且何必強增眾侶。嫌厭哉。質明不辭。

眾而回。眾競喜焉。既回。出刀而行。竟曰。奔波腰攜資斧。不滿三日之糧。伶仃獨走。行三百餘里許。忽亂山杳合。莽野蕭條。無人問徑。腹中饑火如焚。殊不自克。忽傍山小溝。流出菜葉數小片。喜曰。此中當有人家。可謀晚餐矣。泝溝而進。放乎山腰。則見修竹成圍。蒼翠滿目。中有老姥兀坐。方績。屠卑辭。向問南海行程。並告調饑。姥曰。南海吾不知。可上山巔。老人于麻筐中取糕七寸。餌之。覺腹便。果然屠亟上山巔。果見老人告以故。老人喜曰。若然。則爾已親見菩薩矣。不須再到南海。我適有事。

省城可從我歸爾。老人起身攜杖命屠手捉杖尾。堅囑閉眼。任有驚恐。萬毋開眸。俄聞風濤四起。如置身雲霧中。飄忽莫定。踰時忽聞管籥之音。襍以唱贊禮拜聲。急欲一窺眸子。內痒不可耐。悄起微眸。窺之身已冉冉而墮。丹墀內正值撫軍率各僚屬行香。許真君祠內爭前訊之。見自半空中墜而不傷。共疑妖人。衆役有素認爲某屠者。命權時收繫之。撫軍回晝夢。真君欵門告以前因。并請旌示。下令傳衆官諭以新聞。遂結彩亭。給一鄉善士扁額。賜旌焉。君子曰。諺有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觀于南昌屠子而益信。

朱青川曰。此余思泉四弟。經商江右時。所自見。其給扁而歸而述之者。益信南海不遠。只在靈臺方寸間云。

衡水人命

陝右某甲。賃車北上。抵日將暮。去衡水縣四五里。有老人自言爲衡水西門外人。赴飲某鄉。泥醉脚倦。思搭車還里。掌鞭兒弗肯。客言老人醉倦。搭行何害。共扶至車上。甫行二里許。而老人偃臥。氣絕。以死。掌鞭兒惡聲埋。

怨客言拖累大家數定誰好爲之且又非吾輩謀命不
如共商一脫身之術語次遙望旅店不遠客與掌鞭共
商此係通衢車行絡繹不如委屍途側驅車徑去有誰
知之商畢而夾途叢樹中有人笑呼大言人命重事貽
害地方理當鳴官前途店傍有甲長奔赴轅下驗明具
呈報縣縣以日暮未遑批令甲長押客同掌鞭守屍天
明相驗發落三人者守屍至半夜天大寒凍掌鞭曰此
皆客多事連累甲長哥受此厄寒我等亦大痴呆夜半
屍將焉往旅店又近不如擾客數十文沽飲市醪天明

候官可也衆共以爲然因取車上蘆蓆覆屍傍壓
巨石而去去後五鼓老人凍極酒醒遽活手推蘆蓆而
出恍惚記日間醉後曾搭車還家何得仍在路間又念
去家不滿里許疾趨而回東方旣白沽飲者三人偕至
屍所不見有屍驚惶莫措相顧無策甲長曰吾有一權
宜之法事急且姑試之當亦無碍衆訊之則云路北叢
樹對面某于三日前聞有婦人哭其夫者想是新埋之
屍寒天想尙未壞不如移掩衆眼權以了事質明官偕
件作至甫見屍命杖甲長數十甲長自稱無罪官怒曰

昨報老人屍今迺變黑鬚壯男耶呈報不實何云無罪
 命梭之甲長大驚失色不得已以情告隨命伴作細驗
 腹下有膏藥一張封臍揭膏視之血漬臍間取出釘長
 二寸餘立籤差拘某婦至一梭訊而服則係某婦與舍
 傍寺僧私通交密夫歸自外共謀殺之遂定爰書奸僧
 斬決淫婦凌遲既成讞矣而老人屍終不可得則命甲
 長押客與掌鞭尋屍立限十日內無屍帶比其事遠近
 播揚稍稍傳入老人耳中老人謂妻若子曰事頗類我
 將毋我累客耶當往觀之隨進城步至縣堂前正值官

升聽訟方以無屍命杖老人從眾中急呼莫杖莫杖屍
 現在此擠身上堂客與掌鞭遙見之大驚有鬼一堂官
 吏倉皇並大吆喝而老人已匍匐案前自陳前狀官沈
 思良久曰而亦知老人乍死乍活之故乎眾對以不知
 官曰奇哉此皆冤魂之欲出現也往者叢樹之呼亦此
 物為之奇冤一雪諸人何辜均予開釋眾大悅服
 朱青川曰人命至重鬼神難欺觀于此而益信其德
 之盛誠之不可掩乃如此也吁可畏哉

寫意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之至清者。畫之當以意寫。不在形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其斯之謂矣。看畫如看美人。其風骨須在肌體之外。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梅蘭。柏木奇石。墨花墨禽等。遊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真。次觀筆意。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爲得趣。蓋聞之鐵鋼珊瑚所品云。

彈琴對花

彈琴對花。唯岩杜江梅茉莉茶蘼簷蔔等。花香而色不濃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所宜也。夜深人靜。明月當軒。香蕪水沈。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春秋二侯。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一小操。然須指訣熟。方可爲之。

禽獸通呼

陳澠禮記集說註云。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

亦可曰禽如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是也然虞書
后夔云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下節則云余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又以百獸包鳳凰幾見鳥之不可通曰獸哉

說儲奇疾

說儲云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如小兒者
宋呂緒叔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滋令有視直物
知制誥皆曲弓弦界尺之數盡如鈞者宋時女子犯設逢盧扁
不知何以療之噫觀于此者可見古今之遠宇宙之大
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如蠶夫之手足偏枯猶未為奇也

不逢盧扁那有醫藥人生世上何不可以義命自安哉

棘闈題詩

丙午鄉試先鳴住于頭場闈中遇一姑蘇舉子題紙下
後高歌達旦絕早題一詩于號前踉蹌而出詩云芳魂
縹緲已多年今日相逢矮屋前遲爾功名負我紫當初
錯認是良緣此為鬼詩無疑棘闈中有鬼神信可畏哉

彈琴歌

太平張六云門為壬申鄉闈同年名鐘玘字蘭浦嘗為
彈琴歌云歲戊寅寓硯梅溪鴻文閣閣三重下臨溪水

四面繞松山中貯古籍字畫嘗凭欄吟眺不減張功甫
 駕霄亭也主人汪子瀛仙家畜古琴每當風清月夜一
 彈再鼓飄飄雲表輒作天際真人想嘗趣余學操縵焉
 故人馬大海門亦授徒此地相距數武時枉過促席聽
 之以余與海門論交念載今乃得聯床風雨詩酒相娛
 無夢中往尋半路迷途之感誠可喜也海門笑語余曰
 子若有琴不解弄將母黃岳蒙腥臊頃以彈琴歌見贈
 為覓虎頭作畫題空山鼓琴四字吁余敢自謂善琴者
 賦此長句奉酬聊以不負兩君德德之意為謝公中年

絲竹云爾詩曰我不能短衣匹馬射殺猛虎南山下又
 不能鑄石販脂肩隨郭雍媚市兒半生避跡鷄窠裏間
 復據梧聊隱几仰天長嘯梁甫吟乘興還學布爪指賞
 識慙誰來空谷爨下柏焦等散木池銘未識八日合雷
 家舊製無人粥淫蠹大似笛與箏洗耳恨無水千斛祇
 今福恣不易祛蕭然一榻鴻文閣閣中主人好奇服時
 揖清芬却梁肉覓得陽阿貯錦囊紋如蛇跗皺欲禿大
 絃小絃錯雜彈繞閣池塘靜寒綠兼之阿咸性清狂謂
 仙任戴南侍我故人馬季長季長家世設絳帳解聽流水聲

洋洋東西兩頭溪岸屋素心促坐傾壺觴夜半燈殘輸
 好句山堂石氣雨來涼海門又貽詩一序有水閣松陰
 人外靜山堂石氣雨來涼之句
 余深愛之天風復送簷鈴語頓覺秋思清人腸君不見紫微
 閣老得琴意肯顧醉翁頻相羊愧君贈我彈琴歌勸我
 更作彈琴圖脚踏膝上橫三尺置身蓮嶽踏花樹上有
 鬢雪之古樹下有挂壁之飛屨雲湧仙壇銀濤瀉石船
 動漾海氣鋪崖畔松風聲謾謾雙清調曲白日晡我聞
 此語心神愉願得與君側手接天都金徽磔礫衆山響
 軒轅淨邱翔虛無越歲已卯元峰館東山之紅杏居海

門已先冬化去予時雲門館鴻文閣盛富軒大業館白
 山馮翥堂傑館東回橋江西文銘館東山邨並去紅杏
 五里內外每春秋佳日杯酒往來敲詩圍棋雲門與尤
 劇越八歲丙戌雲門挑發雲南以令尹用伊兄張碧涯
 鐘琬進士亦選授河南令尹余祖道京師兄弟聯鑣極
 一時之盛矣會幾何時而墓門宿草久賦青青為錄斯
 篇以誌人琴俱亡之痛云

場外舉人

何容某生家貧訓蒙糊口素履醇謹喜陰行善事某科

鄉試艱于資斧。支館穀若干。收親友贖儀若干。共十二金。有奇。于八月初旬之首。徒步至省。既買卷投名矣。旅寓東花園地藏菴。方篝燈溫習舉業。聞菴側小舍。哭聲甚哀。走訊之。則爲始賣媳者。云其子出外十餘年。久無音耗。只一媳針黹養姑。頃遇歲歉。始疾無以爲生。思賣媳以圖後事。既有主矣。擇于第二日。兌銀分手。顧情難割。捨中夜。話別盡情。一慟。某生聞而憐之。坐臥不寧。私禱于地藏王。前問此婦可救否。籤詩上吉。因轉輾設想。爲其子詭作家書一兩。內云。出外許久。已生財數千。因

病滯某地。延醫求治。恐家中懸望。特先寄此書。并寄銀十兩。以資家用。等語。明發封囊。中銀十兩。持書赴婦所。與姑媿媿言。姑見有書有銀。又聞伊子不久還歸。遂毀券。領婦歸里。亦未遑問某生爲何姓名也。顧某生以囊金告匱。私念學殖素薄。豈能倖中。得救此婦。實所快心。不如束裝託疾以歸。亦可無慚親友。是科某撫軍作監臨。某布政作監試。與某大主考。並爲同年進士。戲謂布政曰。某等時文一道。棄之已久。未省尚能與諸生角藝否。請將闈題各擬一首。可乎。而是時某謄錄官某授卷

官俱新進喜事。隨進言曰：某等于點名不到卷子。試抽一本錄上發牋送進衡鑑堂以試兩主考法眼何如。撫軍監司稱善。二場三場則皆授卷官照辦以進闈中擊節之。至揭曉日取中第二名舉人則卽句容某生卷也。撫軍監司心揣此生既未入場聞報必駭必不敢來赴宴。隨發令箭提赴鹿鳴而句容道近未午卽至至則卽延入闈訊以投卷不進場之故。某生據實以對。撫軍曰：如此陰德獲中宜也。顧某始家婦以旣接銀信未賣而其子未越月果歸果發財歸訊之則因歷年進洋延至

今春得采卽歸歸時阻風某湖淡月並未有寄信寄銀之事。于是子母始媳四人者共話良久且泣且駭念世間那有如此好人。現在書銀兩奇姓氏莫考大德沉沒尋訪無由具呈江寧縣求訪恩人而縣令于是日襄辦鹿鳴嘉宴酒三行令詣撫軍稟告新聞云他縣只有稟縣作主捕賊未有稟作主緝恩人者。撫軍細察之驚爲某生事問云貴縣將作何辦理對曰正要稟請大人作主耳。撫軍曰然則已代若緝訪得人並代伊家酬報矣。隨指席上某生以示因遍告主考同考及外簾大小

各員大家拭目驚視各贈花紅獲三千金有奇因撒儀衛以鼓樂綵旗送歸故里焉道旁觀者咸目為塲外舉人云

殺奸飼猪

金陵龍潭地濱江千民婦某氏喜淫而性極兇橫每多奸夫往來夫不能制一日入城買媚藥與婦合婦大悅故置秘處使婦寶之越日出門去婦召奸夫取媚藥飲之與合大快越日夫歸又市媚藥一種與合益大快調砒補其中仍付婦收乃伴為遠行狀越日從前門出直

怕從後門歸潛身樓中復板上則見婦于日入時又召奸夫至取藥之碟砒補者飲之食頃毒發腸胃迸裂七竅流血聞房內跳躑嘶喊則見婦定睛立房外須臾聲歇徐徐而進以手撫屍屍仆且軟婦疑想片時揜袖出房趨灶下燒鍋作沸湯隨往小廂房荷宰牲大桶兼帶菜刀柴斧進房移屍桶內揮刀運斧啣其四肢及頭顱盡支解之安放鍋內添薪煮使糜爛盛于猪食盆內啟猪圈放肥猪七八口爭食之俄頃食盡遺鉅骨半盆以斧敲碎束以蒲包出沉江中未及三鼓收拾都畢入床

寢息。其夫于覆板上。歷歷親見。屏息不敢出聲。嘆曰。淫婦狠毒。迺至此耶。聞其睡熟。悄從後門出。顧肩輿二人。來以婦翁命。召婦回家看母。病婦回家看母。無恙。方驚問故。其夫已遣人送休書。至婦且大聲詈曰。以何罪犯休我耶。其翁亦况人說勸。其夫已遣告翁曰。只傳語若女。而夫瘦弱不堪。餉猪且求饒恕。其婦聞聲。口噤色沮。大呼冤鬼索命。隨取厨刀。進房反扣自屠。其陰剖及小腹。見腸而死。蓋聞之龍潭某生口述云。

婦賣妻母

維揚江于九太守。打篆涇縣時。某鄉民某。狂蕩無行。千金之產。耗立盡。只遺一婦少艾。婦母某氏。年五十許。孀居無子。與女相依爲命。後見偕之無行也。亦疏之一日。偕曰。賄虧逼債。倉迫串通鄉棍。私領少年娼婦者。陰窺其妻。暗立賣契五十金。擇日過門。屆期則悄迎妻母。至以伴朝九華爲辭。五鼓催起。肅衣裙梳洗。整簪珥。裝既畢。而陰令娼婦家。肩輿人擡歸。質明抵門。娶婦家放花爆。迎進中堂。陳設香爐花瓶。燭臺鼓樂作。新郎拱候輿旁。啟輿一老婦人走出問故。新郎懊恨退避。如不欲狀。

旁一婦人笑謂曰。新娘子。戳了包矣。老婦人凝神片時。迺攬旁婦。徐徐步進內房。曰。我知之矣。好語新郎君。且莫聲張。管在老身限於七日內。還爾一少年。標致老婆也。蓋老婦者。私念其婿如此。無行何能養女。得所不如以女轉嫁此人。卽訟之官。亦爲自賣其妻于理。無碍心口。商既定。則呼新郎直告之。故且命于三朝。挑茶認女。并遣婢告女。老年嫁得所擇。七朝迎女。喜酌過門。屆期女盛裝至。則以前所陳香鑪燭瓶花。爆竹樂導進中堂。老婦自來。啟轎扶女出。轎告以爾夫立契賣爾。爾毋

主婚。隨呼新郎展拜成禮。送房合。悉女始而勉強。繼而自然。蓋居然燕爾新婚矣。婿家聞之。竟鳴于官。官爲江公于九太守。隨票拘兩造質審。娶婦者以賣契呈驗。婦毋率婦跪訴。根出江公拍案叫絕。曰。世上有此等有識。有胆老婦人。着實可喜。因與其婿責之曰。爾自賣老婆。奈何以岳母頂。飽滅倫傷化。莫此爲甚。本應重責。追沒財禮。姑念爾已失婦。且免爾責。其追出財禮之半。給爾岳母養老。女家焉讞成。逐出其婿。喪氣而歸。合邑稱快云。

哥字異稱

顧寧人曰唐人稱父曰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又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是唐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甚矣其名不正也。聞楚語稱兄曰况。弟曰弔。涇溪頭諺語呼兄曰大。無過漢楚語兄字增偏傍。弟字減頭義皆無取。涇諺從大亦是主敬。尚未至如唐人名之不正也。旌德廟首江邨諺語呼母曰姨。嘗同呂秉儒同年集京邸。偶述各鄉諺

語作笑談。秉儒曰。此諸公談認呼姨耳。吾鄉並非呼姨。乃詩經靡依匪母之依耳。諺語果如是其近古耶。其信然耶。又旌涇稱母亦曰阿姐。此與稱父為哥何別。

朱兼人曰。愚按鄭漢林涇志載方言云。稱人婦曰老相德。稱人奴曰倣。活得稱童子曰小未兒。稱處女曰丫姑。非皆稱謂之俗而近理者與。

朱文公城南詩

朱子與南軒先生友善。此城南十二詠和南軒而作者。穆聞先工部君言在元。吾鄉尚書于公文博嘗尹婺源。

朱子之里也。公得此于其五世孫光。後秩滿常熟。有錢伯廣者愛之。公取以贈伯廣。乃構城南齋。因以城南自號。金華黃文獻公為記。伯廣沒。卷為鄉友虞子賢所得。復構軒二十楹。各顏其詩于上。後卷流落不知何在。穆于致政侍郎陽羨沈公家見之。不覺大喜。卷後有于公跋。楊廉夫後為子賢補書。南軒原唱。最後于淵一跋。與先君之語正合。淵字資深。尚書公孫也。

東坡笠屐圖

東坡笠屐圖。小軸畫。雍熙寺僧藏。秘而不以示人。余嘗

讀書寺中。屢懇于僧。故獲見之。

徐存齋

徐存齋。年未三十。由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將領責。生執卷進。云。大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負。杜撰也。徐拱立。曰。本道少年科第。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嗚呼。此不猶有古大臣虛懷善下。改過不吝之風哉。某聞叔高祖階平公督學兩浙時。諸名流皆所鑒拔。一日按臨某縣。首題回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一節一卷破題云有大賢之仁有諸賢之仁抹置下
 等批云仁不應有兩種及閱次藝方里而井節文井田
 原委部署詳明乃信為名手復拔取超等及揭曉乃南
 東仇兆鰲卷也仇嘗梓其文示同學謂生平第一知已
 云此事可與徐存齋例觀同見古學臣衡文鑒士至公
 且明不欲以微疵掩其大醇云

沈補蘿

江陰沈補蘿名鳳字凡民工詩書畫時稱三絕有登魁
 閣遠眺寫景自序云甲子長夏署篆涇溪登文明樓見

四圍山色嵯峨葱翠欲滴皆入圖畫時起故園之想拈
 得此山景頗近黃子久筆意題二絕句于後云四望雲
 山萬疊高中那復有塵囂雲出如此不歸去辜負滄
 洲水一篙山中何者是神仙消受風光不記年活烹
 茶栗子飯醒來把卷倦時眠歷署江寧南捕通判徽州
 同知凡七捫縣事于吏事非所喜外皂唱衙畢諸吏抱
 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沒後葬金陵南
 門外湯窪二子恒慄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江
 余司訓日兒輩與締交嘗資助之

左東井

左東井鑑績學。日負必雋。一夕夢神告曰。君捷與王廷幹同科。覺而遍訪。賢序中無此人。童子中亦無此人。自念夢寐不足信。一日過蒙師館內。蒙師喝曰。廷幹莫伴。讀鑑駭而問。則廷幹才五六歲童子。爰白其父。願作賢郎。師父許之。不十年。二人果捷。又按志云。王捷年十七。左捷年二十六。並非師生。存之以備考可也。

萬枚卜

荆州萬枚卜世寧。宰邑時。有官西川者歸家。被竊帳鏡。

投詞于庭。萬批云。蜀中賢宰。攜來兩袖清風。梁上偷兒。竊去一輪明月。縱巫山有夢。能消幾個黃昏。值秦鏡高懸。任漏何處法網。雖涉謔浪。大有坡公守杭風致。

嘲醫

某部郎中某某。以岐黃術。噪名京師。適其子病。藥之而死。翰林某集四書成句。作破承題。嘲之云。長子死馬。樂其可知也。蓋父為大夫。都下呼醫。子疾病。可以無死。今也。則亡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

耳卜聞鼓

乙巳除夕。出門耳卜。竚立移時。人聲寂伏。忽鼓三通。有進之道。入告老妻。理應脚好。妻曰信然。抑有說焉。平地聲雷。賀君高遷。卿意在遷。我意唯進。是遷是進。子走都。應呼兒酌斗。助我高歌。且酌且歌。其樂如何。

清泉鬼告狀

清泉縣者。湖南衡州府衡陽縣之新分縣。苗民襍處。號稱難治。江于九名。恂片言折獄。長于吏治。任清泉時。方收訟牒。有訟其鄰盜牛者。至案前。輒跪號曰。我陽舜日也。求伸冤舜日。故非牒中人。細詰之。乃得舜日身死狀。

蓋舜日為人毆死。其戚屬得賄。無首者。其魂附訟牛者。以鳴冤。因逮殺舜日。及受賄。各抵以法。清泉人謂之鬼告狀云。

肥典史

蓬窓夜話云。景泰初。張倬司訓崑山。年弱冠。典史姜體大豐碩。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聲云。五百餘斤。肥典史。

吳宗伯

大宗伯吳七雲先生。池陽人。乳名沙彌。蓋春圃。任得之。

伊孫女口述云。先是宗伯未生時。吳封翁與一老僧友。善老僧者。不知何許人。初慕華山淨業。卓錫華山。既至。則見往來禪沓。衆緇衣。逐利腥羶。心厭棄之。避大叢林。弗居。誅茅山傍。小刹中。脫粟一盂。若志清脩。精求大乘。奧旨。會歲暮天寒。大雪瀰漫。經三晝夜不止。封翁曰。如此雪天。某僧不來。我不能往。得毋饑凍垂斃耶。命蒼頭齋米鹽往視之。蒼頭行至中途。見火工垂涕下山云。老和尚頃將圓寂。命告老居士。蒼頭邀與同回。未抵里門。而封翁方端坐堂上。瞥見老僧扶杖。笑至。起身笑迎之。

曰。頃因記念着人。往寶刹。喜公自來。途中得母相值否。今日大寒。正好圍爐。老僧趨走不顧。亦不答徑入內寢。封翁心異之。大呼。又不答。尾之入。抵寢門。聞房中兒啼。則太宗伯已臨盆矣。並不見所爲。老僧也者。步出中堂。則見蒼頭率火工進門。泣告老僧將死狀。封翁瞿然曰。我知之矣。誠我事也。隨呼家人。趣治棺槨衣衾。以厚殮焉。爰命太宗伯以沙彌云。吾涇邑會元趙星閣先生。傳爲金童子轉世。近城幕山小天竺菴。有觀自和上者。一夕金童菩薩授夢曰。今降生城內趙某家。明晨可來視。

我比天明。觀自進城。向趙某家道喜。以夢告。則果誕生。星閣先生矣。先生壯歲擢巍科。匪直文章作名元。由翰林入諫垣。章疏幾上。有古大臣風節。歷仕兩浙三楚。主試乞休歸田。講學寶峰古寺。已卯秋仲。同劍州叔進謁。見其枯坐丈室。淡泊自甘。真有如戒行頭陀之坐深山古寺者。然後知名。公大人之降生根器。定當不凡。其來也必非無自。而三百篇內之咏嶽降咏崧生者。信乎其不誣云。

述魯亮儕逸事

丙午春大兒先聲蒙陳勤齋藩司聘掌熙湖書院歸來。述魯亮儕逸事甚悉。其詞云。余讀太湖縣志。竊怪不爲魯亮儕立傳。豈其奇行偉節。鄉人無知之者。抑或以恐觸忌諱故歟。余少讀魯亮儕詩。竒其人。後于白下。聞諸袁簡齋太史曰。魯諱之裕。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巖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遊目視者。魯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布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爭來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

也。又數里見儒衣冠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舍已從人耶。魯心領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于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曷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

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母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猶不可况田公耶及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覬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

以懲餘官。魯免冠前跪。昂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裕。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

霽。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七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魯以此名聞天下。後官江西。忤巡撫某。以才力不及。改教。召見時。見其高。眦大。顴鬚彪彪。然問曰。汝才似可用者。乃不勝州縣之任。何也。魯奏曰。以臣自顧。雖司道。頗可

勝。任。何。論。州。縣。但。臣。才。短。不。能。逢。迎。上。官。耳。宰。相。以。為。狂。不。可。用。

特。旨。遷。之。後。累。官。至。清。河。道。云。聞。亮。儕。少。時。嘗。學。羸。越。勾。卒。擲。塗。跳。賭。之。法。故。武。藝。尤。絕。人。為。諸。生。時。應。試。金。陵。萬。鷲。峰。寺。與。人。角。戲。嘗。袒。其。左。肩。而。右。手。挾。鐵。香。爐。置。堂。上。眾。皆。愕。然。失。色。舉。其。鑪。重。千。二。百。斤。不。誠。奇。男子。哉。吁。是。皆。可。書。也。已。

朱。青。川。曰。魯。公。英。風。俠。氣。獨。有。千。古。得。大。筆。傳。之。摹。寫。處。鬚。眉。畢。現。兩。趾。不。朽。矣。龍。門。家。法。于。茲。未。墜。

吳鶴齡

吳。鶴。齡。休。寧。明。經。錫。齡。殿。撰。之。兄。也。溧。水。令。聘。修。縣。志。授。館。館。之。事。將。竣。而。疾。作。浸。淫。至。大。漸。同。館。以。疾。不。可。為。衣。衾。棺。槨。之。屬。經。紀。咸。備。既。屬。纊。矣。胸。頭。微。熱。未。退。未。即。入。棺。延。下。午。數。刻。吳。忽。矍。然。起。曰。吾。生。矣。張。曰。諸。同。事。曰。吾。頃。非。死。也。頃。見。青。衣。十。數。人。迎。至。一。公。廨。有。若。書。吏。者。導。余。入。據。案。上。坐。吏。抱。卷。牘。堆。積。案。上。甚。夥。余。四。顧。堂。下。侍。立。者。皆。冥。府。鬼。臉。心。頗。驚。悸。忽。吏。向。前。跪。白。曰。今。日。仍。當。送。老。爺。歸。第。候。至。後。日。某。時。再。伺。候。

蒞事耳。余與諸公明日仍當罄一日之歡。約後日某時方死。同事皆笑為病中狂言。有述以告令者。令曰。然則吳君當為吾縣城隍也。蓋溧水方修城隍廟。新塑神像。于本日登位。擇于後日某時開光。令方與僚友嚼饅。開光日期為吳君延數日。壽僚友不可口。天數也。吳屈後日某時果卒。余聞之春圃。任云。

孫節婦節錄

孫節婦。諱氏。廬江西郭人。父維燕。長女。年十六。歸處士。業楚。越人。載處士沒。婦年二十有四。遺孤子二。傳經年。

五歲。傳級年。過歲。孀姑在堂。勉遵處士約。母敢死。先具處士疾。漸婦禱以身代。不許。掩袂涕泣。晝夜弗敢安。既念。刲股。或邀天佑。又若內外人環視。亟難下手。伺至夜。分人遍寢。悄步出房門。剔爨下殘燈。口噙左股肉。右手執厨刀。橫割寸許。刀鈍。不可下力。割之。乃下。甫置糜粥。中聞處士聲。喚則亟取。灶神龕前香灰。糝其上。血滂滂不止。處士喚愈急。則強為歡容。飾詞烹茶。進。顧股血已漬衣。袂間處士。詢知其情。瞿然曰。吁。若何為者。若心已盡力已竭矣。顧事未竟。也能為我事。老母撫弱息乎。則

願留身以待。然自是節婦所為益難矣。余有訓潛川時。其老姑居北隣學宮。問往來為內人道節婦事。則願出世為若婦。所以事婦者如婦事我。至欲獻泣下。外史氏曰。傳經嘗述節婦軼事。未于歸時。夢偉丈夫二入其中庭而揖之。後歸孫氏見舅及夫。則夢中偉丈夫也。及處士沒。而後言其夢之不祥。嗚呼。納誨輔德之人。天子夢而求之。節孝之婦。其舅與夫夢中先時迎而揖之。禮亦宜然。故為之立傳。以俟夫後之採風者錄焉。

芙蓉劍

芙蓉劍傳奇。汪子雲樵作也。汪雲樵名愷。江寧人。氣骨開張。宗旨雋雅。篤摯其性情。而含咀其英華。聲律之學靡不精研。歷遊鳳臺合肥諸幕。所至有治聲。與元峰訂交。入公山側。長篇險韻。互相往復者。浹月。于時元峰查賑江北。嘗敘其詩曰。淮南成道之鄉。謝傳圍棋之所。驚鴻雁之在耳。愴風雪之載途。一旦倏忽接之。而樽酒親之。吁不啻今日。乃見吾雲樵。蓋擊節之至也。元峰病歸後。君亦病足。病目。退休虎踞關。老屋數椽。嘗東元峰有句云。可憐老病顛危日。猶作全家倚靠人。又有可用才

身已廢無生人樂死何辭云云雖苦語而有佳致衡詩者不可以想其梗槩乎噫日月不居使斯人以失明老守牖下焉何其兀我如不我克與噫豈不更酷于元峰也與于時元峰答書慰藉爲下一轉語云有可用才身合廢無生人樂死應遲其真同病相憐矣夫雲樵慎母以憂愁鬱悶自戕其生哉

臺閣梅

臺閣梅者花之佳品也亦瑞格也攷古今花譜中雖載其名園林中竟罕有其樹或偶一得之則主人舉觴稱

慶以爲有致身館閣之兆云方山別墅中舊無此花歲庚午主人應試金陵買盆梅一器攜歸墅舫花開綠萼馨馥莫比越三年而萎主人心愛之不忍輕棄移園中風露間晨夕漬鹽滿澆之旁透一枝不滿尺餘饒有生意乃毀盆栽墻之東北隅踰年而本身枯旁枝高與人齊尙未見有花也嗣後主人餽口四方跋涉南北則聞此花已千霄蔽日高出牆頭以綠萼而現臺閣相矣嗚呼以花計之主人當致身何若乎哉乃主人者一第偃蹇一官落拓近且以上元廣文告病還里匿影方山與

此花日共棲。遲花其不我瑞。而我災耶。敬設一樽。禱于
 花前。冀花神之示我。馬夜夢綠衣仙子。笑而言曰。君之
 于上元也。猶花之于盆中也。于盆而枯。得地而榮。花則
 旣然矣。君亦不可曠觀而知其故矣。夫何患病耶。因援筆
 爲序。而歌以詩。并屬看花人同賦焉。原詩有云。審視歲
 寒友。氣象迥非昨。回憶在盆時。仙姿任束縛。囚首定其
 尾。厥疾如天作。今看出牆頭。竟逐雲霞約。玲瓏玉蕊。黃
 輪。因霜皮削。得地方爲榮。正氣足磅礪。因思二儀間。萬
 物皆有託。屈之而後伸。伸必倍疇昔。困極乃能亨。亨被

時人憐。大鵬息六月。舞蛟藏一勺。云云皆狂文所誦爲
 最警句也。當時和詩不下百數十家。而沈着警拔。羣推
 狂文詩爲最上。亟命見錄。登而三年不見。已半飽蠹魚
 腹中矣。安得執手狂文而訊之也。夫悲夫。

文昌閣記

文治之盛。至今日而極矣。神道設教。亦至今日而極矣。
 今天下文廟。文昌載在六祠內。並列春秋祀典。可謂隆
 矣。而吾涇稽古。漢晉書地。聖志暨歷代分野圖。經僉云。
 入斗七度。主以魁。第三星。則此乃其所照臨於燥之地。

故。治。與。教。因。之。而。倍。盛。而。其。奉。祀。也。亦。因。之。而。倍。隆。李
邨。園。滄。涇。東。偏。朱。氏。聚。族。而。居。曩。有。關。帝。廟。坐。橫。山。
朝。文。筆。峰。鴉。溪。水。繞。其。下。流。左。城。山。右。琅。崗。前。列。玉。屏。
峰。印。星。堂。三。乘。山。梅。花。墩。諸。勝。土。人。以。形。家。者。言。茲。地。
靈。淑。之。氣。攸。利。科。第。迺。移。關。廟。于。任。村。殿。而。于。此。建。
閣。與。書。屋。越。久。傾。圯。朱。氏。族。姓。捐。貲。重。修。增。其。式。廓。崇。
高三層。上。以。供。魁。星。中。以。奉。文。昌。因。丙。午。孝。廉。朱。君。名。
寵。與。次。兒。先。聯。有。同。年。之。誼。移。書。于。余。爲。之。記。余。惟。懸。
象。著。明。莫。大。平。日。月。言。星。宿。者。或。以。爲。降。而。下。生。或。以。

爲。騎。而。上。應。若。夫。斗。北。極。也。乃。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
謂。之。魁。又。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
文。昌。服。其。教。者。謂。能。下。而。與。人。通。其。語。言。文。字。爲。之。鐘。
鼓。管。籥。以。樂。之。爲。之。酒。醴。牲。牢。以。饗。之。而。唯。神。有。靈。尙。
克。相。之。以。興。起。多。士。所。以。彌。大。教。而。勦。盛。治。者。不。于。斯。
乎。攸。賴。也。哉。且。夫。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儒。生。
事。也。顧。言。天。者。必。言。垂。象。謂。精。氣。之。所。聚。也。言。地。者。必。
規。堪。輿。謂。形。勢。之。所。聯。也。土。人。受。氣。于。天。而。未。可。徒。恃。
乎。天。賦。形。于。地。而。未。可。徒。任。乎。地。其。所。當。自。盡。而。未。可。

稍自暇逸者。唯此小心翼翼。樂羣敬業。以修人事而已。今既有閣以奉神祀。而閣傍隙地。建造環山書屋。聚諸生童。絃誦其中。則所謂樂羣敬業。以脩人事者。無不至矣。人事修而垂象。則聚其精氣。堪輿則踞其形勝。仰而呼吸。可通俯而指掌。可示科第之聯綿。將于朱氏族姓。決之矣。于以上勸文治而廣斯文教。不且登斯閣而斯奮斯興。世世永賴也哉。是為記。時乾隆五十有三年 月 日 朱青川曰。此余族漢陽令尹維恭再任分前水口也。

先生此文起口即揭出治教兩層。聖義何泯。昇正大入手。根据涇志說奉祀之正。見閣非黷神。此為第一段。次敘李園形勝。暨重修作記緣由。用筆簡當。不支為第二段。次煊染奉祀。沈博絕麗。歸到神靈相予降福。攸賴為第三段。次申言天文地理。責重修人事。以答神應。激揚才俊。振興來學。見得不徒以奉祀塞責。仍收拾治教兩層。全篇震動逼真。工部詩毫髮無憾。波瀾老成者。與方之昌黎柳州諸記。有何間然。

煙石嶺山

由考坑山西趨。當縣治南三十里。有煙石嶺山。形家謂
 為縣龍。過峽。正脉土人趨利。挖土燒鋼。為患于學校者
 不小。康熙朝。知縣傅澤洪。曾加嚴禁。近數十年。復如舊
 燒挖。不可不戒。潘村汪妹。丈名夢龍者。富而好禮。學精
 堪輿。憶二十餘年前。嘗夜過方山別墅。夜談此事。願捐
 千金。兼邀同學。買歸公所。永杜燒挖。誠桑梓之義舉。學
 校之盛事也。惜資志早沒。而此事遂不果行。特筆之于
 此。以告後之君子。其必有強有力而挺身任之者。與豈
 非涇人之厚幸也。與

獨臥

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裏。不如獨臥。顧况琴客詩
 云。服藥不如獨自卧。從他別嫁一少年。陸放翁詩云。焚
 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宦健。一
 生強半是單棲。乃知放翁詩結句本諸此。

雙塵談卷二終

五男 禮先耕之
 內姪朱安解東華氏仝校錄

朱德甫往生天上解

或問天上樂乎人間樂乎必曰天上樂矣人生于人間忽焉而去人間俗眼不知其何往也莫不痛傷心矣如告之曰彼其去人間也乃辭人間而往生天上也又莫不易痛傷而為歡樂矣余甥朱子德甫氏于今六月倏辭人間其母氏曰莫哭泣將以致疾其舅父元峯氏于九月望夜夢見德甫親來告知天上之樂囑勸母氏緩痛止哭元峯正辨以夢告而人莫之信也則或多援古人以証之曰古有莊周氏者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矣古

有傳說氏者。身騎箕尾。上爲列星矣。古有李長吉氏者。名記白玉樓上矣。古有石曼卿氏者。夢爲芙蓉城主矣。凡此皆古人中名臣杰士。卓卓可傳者。非如荒唐野史。附會其說。以欺庸愚。奚不可以爲我德甫往生天上之証也哉。然而說也。人終以無到天上見而知之者。終未能信其果在天上也。唯元峰則以真憑確據。指示之曰。吾聞古之往生天上者。天帝必令金童玉女持節人間。召之而後。乃與同升。聞德甫屬續時。唯口呼趙星閣。公名不置。而星閣公自昔傳有大安寺觀自和尚者。夢

有金童子菩薩轉身托生一案。遍告同城。然則星閣公之爲金童菩薩。固人所共曉。無復疑惑者也。今德甫屬續時。口呼不置。是眼中明明白白。見有金童子菩薩來迎而呼之也。或又曰。德甫同年趙雷生爲星閣公孫。星閣公乃來視其孫耳。元峰曰。若然。則當自雷生口中呼之。不應自德甫口中呼之也。其所以必呼自德甫之口者。乃彼蒼蒼者。寔欲示人以德甫往生天上之故。而借星閣公正神顯形人間。以昭信。以顯其父母力行善事之原。爲厚報以解俗眼之痛傷。而彼德甫氏者。方且與

莊周傳說李長吉石曼卿諸公者餐金丹咽玉液往來
 翔游乎兜率宮中極樂世界矣然則元峰望夜之夢非
 偶然也果非誣也又何不可表而出之以告其為父母
 者以信其子之辭人間而往生天上天上之樂更不同
 于人間而又奚為溺志于痛傷溺情于哭泣也哉朱德
 甫名修己酉科選拔貢生涇東張香都人

朱兼人曰德甫為余族翔亭先生冢嗣翔亭躬行善
 事孜孜不倦有古仁人君子高誼德甫年方弱冠績
 學能文選拔明經同郡人爭以大器期之謂可繼伊

叔變臣傳臚君而鵲起而竟有此六月之厄行道之
 人間之傷心凡在士林亦莫不疑義經積善之必有
 餘慶為虛語矣今有先生此解層層辨駁推波助瀾
 還他真憑確據却又毫無杜撰毫無臆說此種文真
 足以解惑祛疑填平缺憾



三月二十四日
 春過公鑑氏

